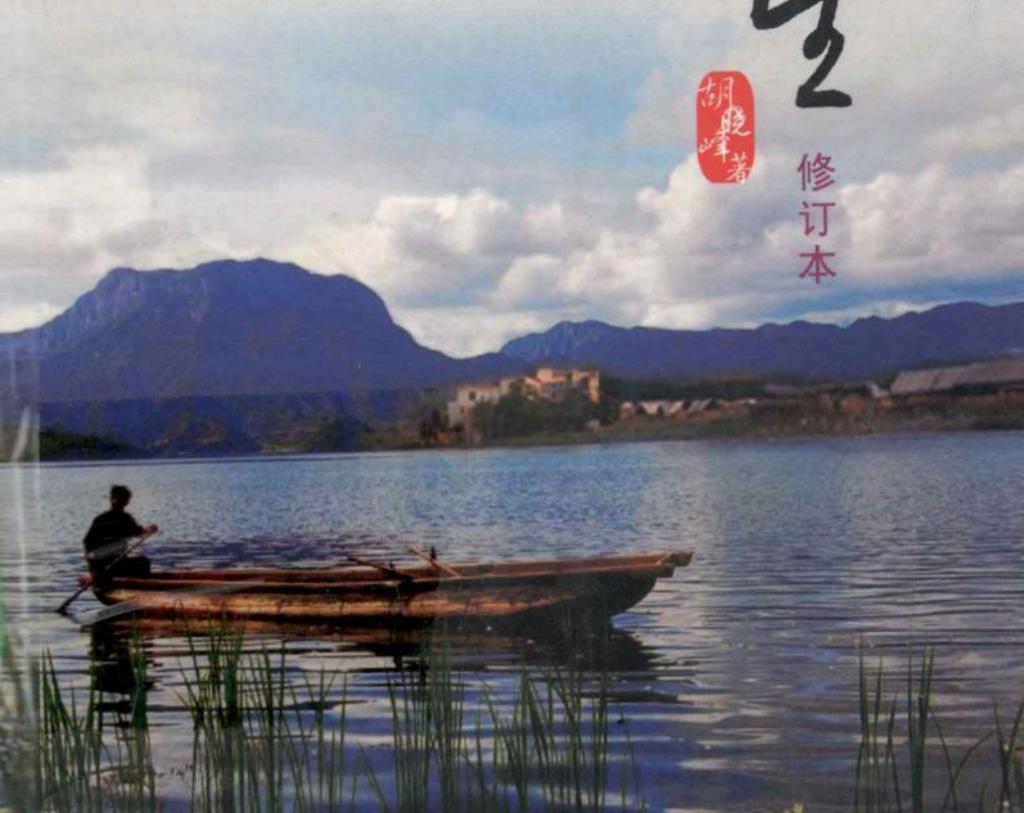


FENGYU
RENSHENG
HUXIAOFENG

风雨人生

胡晓峰著

修订本



开 篇 语

经过两年努力，我的这本《风雨人生》终于脱稿付印了。

《风雨人生》是本传记作品，全文记述的是我的人生经历。书中内容共四个部分，第一篇是我的生活、工作情况；第二篇是出游的胜景及自我感受；第三篇是部分曾发表过的理论文章及工作讲话；第四篇是部分已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诗词。

依世俗，我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名人，根本就没有撰写传记的本钱和资格。然而，我不仅写了，而且还决定将它印出来。之所以这样做，我是有我要做的理由的。

首先是，我从单位退下来之后，一时间失去了工作的目标与寄托，心中感到十分的空荡。我想，如果采用书写的方式，回忆一下逝去的年华，追记一下远去的往事，用回头看的模式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应该是一件较美的事。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自己有个新目标、新追求，也可以让退休生活变得充实些。

其次是，写文章可以使人的身心得到锻炼。平日里我很少从事体育活动。多少年来我的体育活动内容，就是动脑筋想问题，做工作练四肢。退休了，没工作可想了，无工作可做了，长此以往，不仅人的头脑会呆滞，而且肢体也会因运动少而导致僵化。回忆往事，书写文章，既要动脑，又要动手。这样一来，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能有效防止一些老年疾病的发生。

再次是，要以传记的方式撰写，是因为传记相较于其他文体好写些。自己走过的路，自己最熟悉。写传记讲究的是实，文章不需夸张，也无需刻意润色，只要实话实说，实事实写就行。

最后的一点是，我喜爱并崇尚历史。我从小就爱学中国历史；工作后也很欣赏并支持一些地方和单位编写史志，并极力主张农村

的村庄也编村志，写村史。现今的农村，编乡镇志的不多，而村一级多数只编人丁延脉的家谱，并无大事史记。我的家乡是个曾走出过八位四品大员的村庄，就是因为只有人丁家谱，没有村史事件记载，而导致了后人只知先人之名，而不晓其人其事之遗憾。也正是这种遗憾，才促成了我决心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书写出来。我这样做的目的，决不是为给自己留名，而是想以此，让后辈们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所处时代的进步与变化；让他们知晓前辈们是怎样成长、工作和生活的。而这最后一点，也正是我写这本传记的最大出发点。

《风雨人生》，不是对外发行的作品，我是把它当家史来付印的。但愿我的家人，以及后来的晚辈，能体会我写此书的真正用心。

胡 晓 峰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



目 录

第一篇 自 传

风光秀丽的江南湖村	1
命运坎坷的童年	4
艰难的求学之路	9
辍学四顾山村务农	16
参军走出小镇	21
在太行山区施工	26
进京组训红卫兵	36
重出闸头小街	49
大冶钢厂当工人	52
选干进入市机关	55
市革委会大搬迁	62
参加批林批孔运动	64
妻子进城	66
下乡建设“大寨县”	70
开创党建新局面	77
不惑之年重求学	86
调职市委党校	88
转任民政局	95
以民为本抓救灾	97
普建农村福利院	110
建立居民低保制度	114

关注弱势群体 推进福利事业	117
推有奖募捐 抓彩票发行	121
改革管理体制 促进福企发展	125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129
争创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市	131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	137
加强区划管理 扩大城市区域	142
撤乡并镇 精减机构	149
优化地名 勘定边界	152
移风易俗推殡改	157
推进单位文明建设	162
遭受挫折与伤害	174
当选市人大常委	181
站好最后一班岗	185
安逸的退休生活	191

第二篇 游 记

送老干部上庐山疗养	195
出差上海	198
审干调查走四川	201
赴东北考察党的建设	207
飞海南筹组黄石驻海口办事处	215
考察彩票访西北	223
探求改革两广行	232
慰问海军“黄石舰”	238
云贵高原行	249
再访大西北	261
北美之旅	280

澳新之旅	295
春游东南亚	311

第三篇 文 选

浅谈从严治党	321
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327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演变	330
党员队伍建设刍议	333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339
“三讲”教育自我剖析	344
“三讲”教育自我总结	354
“三讲”教育回头看	358
在市人大常委会上的述职报告	363
在市水利水产局“先教”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76
在大冶市第二批“先教”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83

第四篇 诗 歌

冬日挖藕	387
施工易水畔二首	387
燕山练兵	388
赞工程兵	389
贺唐县成立革委会	390
退伍感怀	390
家乡的湖	391
故乡	392
沁园春·韶山	392
龙角春早	393

春耕	393
驻村防地震	394
鱼歌子·农村吃派饭二首	394
上海访梅英	394
赤壁感怀	395
赤壁揽胜	395
江城子·赤壁怀苏	396
川中行	397
过三峡	397
乘机游天宫	398
游东山岭	398
农村福利院调研	398
九八救灾	399
为母立碑	400
贺北京申奥成功	400
民政任上	401
登嘉峪关城楼	401
奔星星峡	402
哈密遇湖北老乡	402
车行吐鲁番	402
国斌同志游赛里木湖	403
登华山	403
游壶关大峡谷二首	404
阳泉拜访老连长	404
二线感言	405
西塞山二首	405
清明扫墓	406
鹊踏枝·承德来信	406
鱼歌子·磁湖揽胜四首	407

风光秀丽的江南湖村

我的故乡胡东生村，座落在湖北大冶市市郊的西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岗的江南水村。

儿时的故乡，风光秀丽，景色迷人。村子的北面，是从长乐山逶迤而来的长条形岗地。岗地中，依季节的不同，长满着各种各样的时令农作物。夏秋时节的岗地，水田旱地如梯如网，农夫耕牛劳作其间，稻波麦浪随风起舞，五谷吐香芬芳四野。

村子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浩瀚大冶湖的湖汊，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既有一群一群的候鸟，也有大片大片的红莲、香菱和蒿草。人如置身船中，放眼望去，菱蒿莲荷，争芳斗艳；鹭鸥鹅鸭，戏水临风；鱼鳖龟虾，翱翔浅底；排空浪花，似雪连天。高空，是蓝天白云；水底，是白云蓝天；船似空中走，鱼象云中行。展现在人们视野的，完全是一幅极美的江南水乡图画。

村子的中间，长有许多奇异的参天大树。上首祖坟山的一棵古槐，虽显苍老，但仍枝繁叶茂。令人称奇的是，绕其干而共生的，还有一株很粗的老刺树，两树相拥，彼此互抱，共渡风雨。几年前我回老家祭祖，看到相濡以沫数百年的两株槐刺树已濒临枯死，心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楚！

在离我家百来米远的地方，还分别生长着多株大樟树和大枫树。三棵古樟生长在我家住房的左侧，树高数丈，胸径米余，荫地数亩。两棵巨枫，一东一西，相距百米，呈门状耸在村中的垴顶，其干，高大挺拔；其冠，翼展十米；其围，三人合抱。村中老人说这两株巨枫是一对夫妻枫，东边的公枫干直，树高；西边的母枫干粗稍矮。炎炎夏日，这古樟和巨枫，便是村人纳凉歇息的好去处，也更是我和小伙伴们攀树杖，掏鸟蛋，捉迷藏，尽情戏

要的好地方。

每到秋冬季节，被霜染红的枫叶，一片片从高枝上飘落下来，如同天女撒下的鲜花，漫天飞舞，红地一片。那樟树饱含着天然的香气，被风吹落的黑色樟子，四处滚动，把沁人的芳香传送到村中的家家户户。

十分令人惋惜的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场特大雪灾，将古樟的粗枝大权全给压断了。六十年代末期的一场暴风雨中，垴顶靠西边的母枫被炸雷劈死；而母枫死后一年，东边的公枫也莫名其妙地死去。从此，在我们村中，除上首山上的槐树刺树外，再也看不到古老的香樟和巨大的枫树。

古枫和古樟，曾是胡东生村的象征，她给了我儿时太多的欢乐，也给了村人以荣耀。她是胡冬生村的品牌和灵魂！

我思樟枫，念其浓叶敞天，遮阳挡雨；我乐樟枫，听其蝉鸣彼此，鹊唱枝杈；我拜樟枫，谢其荫及家族，辈出精华；我羡樟枫，慕其干直胸挺，不畏风沙。然则，我哭樟枫，悲其遭灾，魂归天涯！

我的家乡，水美、地美、林木美，而在人文方面，也有自己可圈可点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胡东生村户不足五十家，人不过三百丁；虽然族人物资生活非常贫乏，可处处显现出和睦向上的勃勃生机。

听村中老人讲，我们村是块卧虎地。可能是受此观念影响，自古以来村人就喜欢舞枪弄棒，一套毛狮子代代相传，舞遍了县城，舞遍了周边的大村小庄。玩狮子，不仅丰富了村人的文化生活，也健强了体魄，为国家培育了不少精英人才。自明嘉靖到清末，由于习武，村中先后有八人被朝庭分别追封、赐封、诰封为四品宣武将军，其中，两人考中武举，一人被任命为湖北后补守备，一等大统领武英殿大学士。在革命战争年代，从村中赴省城念书的胡太阳，在湖北参加革命后，先后转战湘鄂赣和苏北，并跟随过刘少奇多年。1948年，他在江苏盐东县委书记任上，因遭敌特伏

击而壮烈牺牲。盐东人民为了纪念他，已将其牺牲的所在乡更名为“特庸乡”，（胡太阳学名）。胡太阳的英勇事迹，已被收入《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与胡太阳一同被列录的，还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胡运波。

除了舞狮习武，每年的端午节村里还要开展赛龙舟活动。龙舟开赛之日，在村前广阔的水面上，几十位小伙子坐在四、五只木船上，手拿划桨拼命划水，船头锣鼓喧天，船尾号声震耳，岸边众人吆喝。那种奋力争先的感人场面，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它却仍深藏在我的脑海中。除此外，村里还建起了一处篮球场，小伙子们隔三差五地相邀在一起，彼此间要比比各自的技艺。

那令人怀念的儿时的故乡，是多么的美啊，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蓝天，白云，绿地，清水，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灿烂的。而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人们，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希望。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家乡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再也不用愁住、愁吃、愁穿了。然而，昔日风光迷人的江南水村已好景不再，被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林地，被急速扩建的农舍所挤掉；有限的耕地，被迅速膨胀的人口所撕分；碧波荡漾的湖面，被围垦成了农田与鱼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被单家独户的电视节目所代替。湛蓝的湖水没有了，朵朵白云的蓝天看不见了，高大粗壮的树木稀少了，村民们彼此依存、团结奋进的集体活动消失了。留给我的，只有我对儿时美好故乡的无尽眷恋与追忆！

母亲和小弟



命运坎坷的童年

一九四五年的农历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胡东生村的一户贫困人家。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全家四口人仅靠两间土砖房和三亩田地度日。听说母亲在生我之前还生了个姐姐，因为被别人抱养后夭折，因此我从未见过。一九四八年我的四弟出世，家中的生活更加困难。父亲长年在广州打工，家里的农活、家务和三个孩子的抚养，担子全部落在了我母亲一个人身上。为操持家计，母亲每日里早起晚睡，在外要象男人一样扶犁打耙，耕种收割；在内要烧火做饭，浆衣洗裳、推磨碾米。水乡烧柴困难，为此，母亲还经常跟村中的男人们一起，起五更到三十华里以外的龙角山砍柴。

因为家穷，幼童时期的我，冬天里从来就没穿过棉衣，也不知道糖是个什么味道，看到别人家孩子吃蚕豆就馋。小孩子们最盼过年，富裕家庭的孩子过年吃米泡、糖果，我只能吃母亲为我们炒的苕角。一次我看到别人吃糖粒，为显示我也有吃的，赶忙回家从盐罐里拿了一大粒盐（那时只有粒盐）含在嘴里往外跑，结果不小心在二伯门前的条石上摔了一跤。此跤摔得不轻，不仅鼻子摔出了血，而且鼻中隔被摔断后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在胡东生村，我家算得上是大家族。我的五世祖守德公是晚清时期的太学生，曾被朝廷赐封为四品宣武将军。到我祖父太源公时，由于家族人口多，家境日渐衰落。自五世祖后，本来就人口多的家族，到祖父时他又生养了我父亲兄弟五个，这样一来父亲五兄弟不仅贫穷，而且几乎是到了衣难敝体，食难裹腹的境地。由于家里太穷，祖父将我五叔过继给了在沛源口箩行工作的堂弟。于是父亲兄弟五人中，除到沛源口工作的五叔生活稍好外，

其余四家是家家贫困不已。

一九五零年春，一个改变我命运的计划在父辈们中间酝酿，最后的结果是，要将不到五岁的我，再一代送给在沛源口谋生的五叔为子。

这年暮春的一天清晨，我的二伯父和邻居的运松伯一起来到我家，说是要带我去县城玩，将我哄上了门前湖边的一条小船。小船驶离村子后，经刘家化村径直向大冶县城方向划去。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小船停在了县城东边的西桥街湖边。然而，小船停后伯父并未带我上街，而是只身上岸买回了一小篮肉包子。随后，两位伯父将船摇向了不远处的青龙山塔。在塔基下，我生来第一次吃到了味道鲜美的肉包子。

青龙山塔，座落在大冶县城东面不远处的大冶湖中。传说大冶县城是块飞鹅地，先人建塔是为了以此镇住飞鹅不让飞走。

吃罢早餐，伯父们并未调转船头回家，而是在船中支起竹杆，扯起床单作帆，凭借风力将船向大冶湖的东方推进。少不懂事的我，此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背井离乡，客住它处。由于是跟伯父在一起，我也不便多问。

乌蓬小船驶离青龙山塔，穿过几百平方米的熊家洲，一直向正东方向前进。此时的大冶湖湖面，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金色的光芒像无数根金针直射湖面；晨雾渐渐散去，湛蓝的湖水中，深绿色水草层层叠叠，随波摇曳；船头有浪花飞溅，船尾有水鸥嬉戏。远去的商船，迎面的鱼舟，白帆点点，扁舟叶叶。这，就是有近四百平方公里的大冶湖，我儿时亲眼见过的美丽的大冶湖！

五十三年后的两千零三年，为视察大冶湖水道疏浚工程，我随黄石市人大代表组乘快艇再走了大冶湖。如今的大冶湖，四周的汊湖已全被围垦改造成了农田，仅有的一点中心水面，也已被农民用竹竿和尼龙网围成了密密麻麻的养鱼网箱。河床已升高，湖水已变浅，昔日清亮湛蓝的湖水已变成了酱红色。除网箱之

外，全湖水面再也见不到能行的运输船只。

小船在磊山湖处歇息一晚后，于第二天上午绕三十里长港抵达了沛源口镇的四顾闸码头。

四顾闸，是大冶湖湖水流入长江的一座石砌三孔大闸。该闸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高达二十米以上，是大冶湖湖水进入长江的唯一通道。四顾闸还是大冶阳新两县的县域分界线。

沛源口镇是个有近三千人口的江南古镇。以四顾闸为界，沿长江大堤一字排开，镇东由阳新治理，镇西归大冶管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冶阳新两地公路运输力弱，进出两县的各类物资基本上是靠木商船水运，于是乎，大冶湖就成了大冶县和阳新部分乡镇物资进出的黄金水道。也正是由于水运发达，

沛源口镇也就成了“船到沛源口，顺风也不走”的繁华集镇。丰水季节，四顾闸边的堤内堤外，大小商船你进我出，各种物资堆积如山；翻堤运货的工人喊着悦耳的劳动号子，咳喝！咳喝于码头之上；叫卖油条锅亏的小孩，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还有不少的渔船穿梭于商船之间，频撒掀网，捕捞鱼蟹。那生机勃勃的情景，那热火朝天的场面，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五叔的家处在闸西头一条名叫闸头街的小街之中，由于房子是建在闸边，叔父的家便成了码头上大冶与阳新的分界屋。闸头街长只有百多米，户不过三十家，除去供销社、食品所、卫生所、杉树场、窑货场和堤闸修防管理处外，街上的住户大多数是沛源口搬运站的工人，当然叔父也不例外。

最先到沛源口落户的是我祖父的堂弟，即我叔祖父（现在的祖父）。叔祖父自幼父母双亡，靠族人接济长大。二十世纪初页，他跟随长江闸堤修防处主任张琴到沛源口谋生，从此，便在张琴的关照下，不仅在闸头做了屋，而且还成了家，并将五叔也继了过去。

我到五叔家时，五叔家有叔祖父母，叔婶和两个女孩，而两个女孩中，有一个是叔父的女儿，另一个则是刚抱进门不久的童养

媳，据说是抱来给我做未婚妻的。

到达叔父家的第二天，二伯终于将过继的事告诉了我，并领我一一拜见了四位长辈。我从未见过叔父家的成员，更未到过这个陌生的地方。听完二伯的告诉后，当下我就哭了，哭闹着要跟伯父回去。第三天天不亮，两位伯父趁我未醒悄悄地走了。我四处找伯父，伯父找不到；我去河边找小船，小船已不见踪影。找不到伯父的我，心中无限的失落，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既生恐慌，又感孤独。我大声哭，我拼命喊，父啊，娘啊，你们为什么要丢弃我、不要我！

突然间离开熟悉的故土，突然间离开生身父母，突然间离开幼小的伙伴，这对于一个不满五岁的孩童来说，是极其残忍的。当时的那种强烈思乡情绪，那种强烈思亲感受，可以说是无此种经历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在强烈思乡情绪驱动下，我独自开始寻找回家的路。我知道来时小船是向东走的，回去应该向西走。于是我三番五次地逃跑，朝我来的方向跑，跑得最远的一次，我已跑过王家山，沿冷水湖港跑到了下径村附近。可每次逃跑都被家人找了回去。在找回了又跑，跑了又被找回的无数次循环往复中，我终于无奈地安定了下来。由于我无数次地逃跑，小街上的人都对我五婶说：这孩子养不家的，“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可能是我桀骜不驯的性格伤害了长者的颜面，由此，我不仅经常挨五婶的打骂，也失去了她对我应有的关爱。

在老家胡东生，在父母兄弟的身边，我是水里的鱼，林中的鸟，虽然家境贫穷，但我活无顾忌，自由自在。在沛源口则不同，小小年纪的我，不得不看大人的脸色，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挨打。小街上住户少，小孩不多，仅有的十来个小孩子又大多是女孩。倍感孤独的我，不得不在孩儿中寻求玩耍，有时同她们一起上四顾山捉蝴蝶，摘野花；有时同她们一道进闸棚（堆放闸板的库棚）打地滚，捉迷藏。也正是有了这帮小弟妹们同我一起戏耍，才多少减轻了我些思乡思亲的情绪。然而，想回老家，却始终是我无法放弃的追求。

到一九五二年，我已长到七岁。此时的我已能提篮叫卖油条锅亏了。那年月，每到冬春季节，老家的人都会来河口修筑长江大堤。修堤时，南从四顾山起，北到风波港止，连绵十多公里的长江大堤上，到处是彩旗飘扬，人山人海。每当此时，我会借叫卖油条锅亏之机，四处寻找家乡亲人，以期他们能带我回家。有志者事竟成。就是在我不辞辛劳地苦苦寻觅下，我终于有了每年回老家一次的成果。

回老家，对于我这个小游子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而对我母亲而言，则更是喜从天降。听邻里讲，自从我被带走后，她常责怪我父亲不该念及手足而伤及儿子，也常常为思念我而暗自落泪。每当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回来，她总是喜不自禁，不管家中多么穷困，她都要想方设法，走东家串西家，借鸡蛋，借米面，做好的给儿子吃。令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是每次在我重返沛源口的头天晚上，母亲都会一夜不睡，上半夜她要将我拉在怀里，教我在外遇事多小心，听叔婶的话，少惹大人生气；下半夜，母亲就和面粉，擀面饼，煮鸡蛋，以备我在返程的路上充饥。忙完这一切后，母亲会坐在床边等我醒来，然后看着我吃饭，再送我出村口。一九五三年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带着我从家里出发送我去沛源口。从胡东生走陆路到沛源口差不多有八十华里，为怕伤着我的脚，途中父亲经常背着我走。等我们步行到河口的王家山时，天已傍晚。那时王家山东面的王家湖，既有稻田，也有藕塘和水渠。在跨越一道一米多宽的水渠时，由于太累父亲未跳过而掉进了半人深的水里，好在此地离家只有二、三华里，不然父亲就会冻病。每每想起此事，我就会心生愧疚。

儿时背井离乡之伤痛，令我不堪回首。但愿这世上再也没有过继、抱养之类的现象发生，因为这类行为无论是对孩童，还是对孩童的生身父母，都会带来很深的伤害。

艰难的求学之路

一九五二年秋，已满七岁的我，被家里人送进了学堂。从此，我便踏上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念书的学堂，实际上是设在四顾山村一户农民家里的两个初小班。学校离我家很近，启蒙我的老师待人也很好，这给我带来了不少的快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后的一九五三年秋，非常喜欢我的班主任被调走了，前来接替他的是本地的一位姓胡的老师。胡老师为人凶狠，体罚学生不择手段。这年开学期间，胡老师别出心裁要全班同学选班长，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们你望着我，我看着你，没有人敢支声。突然，我举起了小手，并大声说：“我要当班长”。于是我就真的被批准当上了班“官”。然而我却并不知道当班长还要帮助老师体罚学生。由于对老师体罚学生我拒绝配合，一个月后，我的班官被老师给撤了。被撤职务的我，由此对胡产生了抵触与反感，并也由此招来了他对我的歧视与体罚。胡老师体罚学生的怪招很多，如竹尺打手心，竹条打小腿，室外晒烈日等，罚站不让上课则是他的家常便饭。更令人可恶的是，他体罚学生自己从不动手，要同学互相罚。有一次我不知自己犯了何错，胡老师居然要一犯错的女同学和我站在一起，彼此用头共顶一根尺子站着晒太阳，且尺子不许掉落，掉落要挨打。这哪里是教书育人，简直是摧残人体，侮辱人格！

很可能是学生、家长怨气太大，进校不到一年，这位少德老师就被调离出了教育战线。后来接替胡的，是一位叫柯别的老师。柯虽年纪不大，但蛮令学生爱敬。其时，学校已从农舍搬进了村里的坝头公屋。

由于对胡姓教师印象太深,二十年后我在黄石市委工作期间,曾多次在河口公社(胡任公社信用社职员)碰到过他,面对这位当年凶狠的老师,本应主动上前打招呼的我,毅然地选择了不理。

一九五四年夏,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湖北,沛源口的江堤和四顾闸已被水淹米余,我的家和闸头小街全被浸在了水中。为避屋垮伤人,全家人不得不到四顾山上搭棚屋居住。由于水灾学校停课,即将升入三年级的我,只得休学在家。就在大水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在我的强烈请求下,叔祖父以及全家人终于同意了我重返大冶老家生活。在春末夏初的时节,我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胡东生村。

回到生身父母身边,我的心情感到格外的愉悦。回家不久,父母便送我去邻近的石洪甫小学上了三年级。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家里的生活多么贫困,也不管劳动多么的辛苦,只要能在亲人身边我都不觉得苦,都不觉得累。这期间我虽然还是个只有十岁的孩童,可除每天按时去三里外的学校读书外,还要主动地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和谦善良,最任劳任怨,最疼爱子女的母亲,无论家中多么困难,她从不受人施舍,也从不在人前叫穷;无论家中的事务多忙,为怕孩儿弄坏身体,她从不要我们帮助操弄;无论自己多累多苦,她从不怨夫怨子,怨天尤人。所有的一切,她都一个人无怨无悔地承担。

看到母亲如此辛劳,我的心里很不好受,于是,我便想方设法多做事,以期多少减轻些母亲的负担。这期间,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我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自己起床,然后与村中大孩子一起到县城拾肥,待一担肥拾回后,吃完早饭再上学。农忙季节,我会参加抢种抢收;平日里,我会帮助母亲推磨碾米;放暑假了,我会划着门板,去湖里摘菱角。被母亲加工成的菱角米,既可以拿到街上卖钱,也可以用来参米煮粥吃。盛夏的晚上,一家人还可以